

“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一年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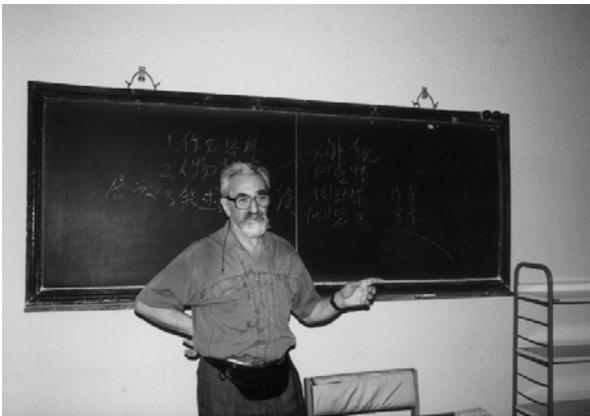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是善本部的孩子。善本人怎么看他，都觉得亲切。他仿佛一根柳枝，插在地上能够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全都因为这片土壤太肥沃了。



保存我国优秀古代典籍，培养中华文化传人，使文明薪火代代相传，发挥继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是国家图书馆神圣而重要的使命。

早在国家图书馆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时代，我馆就致力于大众教育与服务，曾在近二十个地点广设借阅处，为最多数的民众提供学习的渠道和机会；五十年代，在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启迪众多的年轻学子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直到现在，一些头发花白，在各行各业取得不斐成就的学者，还常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对被他们称为“老北图”的文津街五十年代的讲座，感念不已。

今天，全球信息化时代来临，中国的典籍与文化，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源头越来越被重视，也吸引了更多的人从中寻找现代文明发展的动力。这样，中国的典籍与文化



不仅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也逐渐成为大众提高文化素质的一种需要。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典籍的收藏单位，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为大众所共享，为加快知识的有效传播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此，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经馆领导批准成立了“经典文化推广中心”，中心成立后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及

《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社的大力支持下，开办了“中国典籍与文化”星期系列讲座。讲座延请国内外一流学者，面向大众，进行深入浅出的讲演。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于2001年5月17日在参考部东417小教室开始了第一讲，听众只有不到20位，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幕式，也没有扩音和录像设备，一切都显得平易、简单。主讲人、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先生回顾并总结了他自己五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之路。第二场是史金波先生讲西夏学，这是一门很偏很冷的学问，史先生说：“只要有8个人来听，我就满足了。”但讲座仍然吸引了20多位听众，当史先生向大家展示馆藏珍贵的西夏文献时，听众蜂拥向前，把主讲老师围得水泄不通。在场的《中国日报》记者回去后写了篇英文专稿，在报纸头版进行了报道，善本部举办讲座的消息一下子传到了海外，甚至有人从遥远的法国打电话对史先生说，西夏学都能到国图讲，看来学术真是受到重视了。这给善本部同人以极大的鼓舞。从那时起，每月3—4次的讲座，就不断地进行下去了。

讲座利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与学术界的广泛联系，邀请到了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

朱家溍先生对讲座特别支持，他认为国图办讲座，是向社会普及、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机会。善本部珍藏的清代昇平署档案至今未加全面整理，朱先生告诫我们要妥善保管，尽量不改动档案原有面貌，他还欣然同意来国图就昇平署及其档案做一次专题讲演。讲演吸引了200多名听众，大家饶有兴趣地听朱先生讲述清代戏曲的演变和清宫戏曲制度，让大家了解到昇平署档案的重要性，气氛十分热烈。

启功先生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仍然来馆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演讲。启先生精通音律学，他的讲演阐述佛教传入之前秦汉时代的中国文人已经注意到声韵和谐与平仄对仗，反对片面夸大印度人的唱颂梵呗对中国语言声调的影响，反映了老学者治学的严谨态度。启先生讲演完毕后对晚学们说，我的看法不足为训，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流的学问。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兴奋地说，以往我们想见启先生都不可能，如今竟然免费听到了他的讲演，国图真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的讲演以老舍先生写作、题画、交往，甚至日常生活琐事为例，探讨中国传统文人的的人文特质，以及他们的观念在社会新旧交替过程中的发展和冲突，尤为发人深思。他谈到老舍和齐白石的交往，从老舍命题、齐白石作画的往事说明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画、中国文人的风格和交往之道。他讲述老舍先生对花的喜爱和对养花技艺的精通，把养花作为中国传统文人沿袭下来的传统，也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朴实，也很自然。舒乙说，老舍先生生平最喜爱叶浅予给他画的一幅速写，画上老舍先生抽着烟，他的四周都是水仙。正好我馆正在举办的馆藏名家手稿展览的门票上使用了这幅画。当张雅芳馆长把这张票赠给舒乙时，舒乙十分激动。讲座后，200多位读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瞻仰了老舍先生的著名戏剧《龙须沟》的手稿。舒乙也高兴地调侃说，如果老舍的手稿再多些的话，我就到国图来工作了。

天津大学的王其亨教授目前正在与国家图书馆合作，从事清代样式雷图档的研究。他

的讲演阐述了从馆藏样式雷中发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从制图到施工的一整套完整的工序，与现代建筑工序惊人地相似。样式雷家族 200 年间的建筑园林设计目前有 6 个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经典建筑，理应作为世界最伟大的建筑世家彪炳青史。讲演吸引了 200 多位从事建筑和建筑史设计研究的大学和研究所人员，任继愈馆长也悄悄坐在读者席上一直听到最后。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最大的特点是从中华经典典籍来谈文化，由于有善本特藏的巨大馆藏，讲座往往能够结合珍品的展示来进行，成为最吸引读者的地方。戴逸先生《论乾隆》讲演最后，善本部就不失时机地向读者展示了乾隆皇帝文治的重要成果——一函《四库全书》，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文化伟业带给人的震撼。在珍品展示室举办的王尧、谢继胜等人关于民族典籍的讲座，读者的座位旁边的展柜中就展览着众多民族古籍，让人为我们多民族国家创造的伟大文化财富感到自豪。

“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是面向普通大众推出的文化精品。由于讲座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专业性很强，势必不如经济、收藏类的某些实用性和现实性强的讲座吸引读者，这是客观事实。但文化讲座对促进国人素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提出了“星期日到国图听讲座”的设计思路，力求使讲座造就一批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定听众。讲座采用对读者免费的方式，其目的就是使读者不必顾及花费，能够经常到这里聆听学者们的讲演，从中得到收益。我们估计，一位读者如果把到善本部听讲座作为假日经常关注和参与的活动，他就有希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爱好者。到现在，“中国典籍与文化”讲座已经举办了 50 多期，我们真的拥有了一批固定听众。如今每次讲



座的人数都能超过百人，其中几乎场场来听讲座的读者最小的只有 10 岁，年纪最大的已经是年逾古稀了。听众每次听讲座时都非常专注，老师讲完课后纷纷提问，效果越来越好。

善本部讲座开始举办时没有固定的地点，到处打游击。东 417 教室、多功能厅、馆藏珍品展示室都一度成为讲座地点，后来才固定在善本阅览室。空间虽然大了，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展览、讲座并存一室，甚至没有足够的椅子供读者使用。讲座时，许多读者站着，或干脆席地而坐，让服务的同志既感动又惭愧。张彦博馆长有一次陪同客人参观经过阅览室，看到花花搭搭的各式椅子、板凳，禁不住说，还是打个报告申请几把规格一样的椅子吧，这才有了统一的观瞻。开始办讲座时，没有录音、录像、扩音设备，更没有投影仪、电脑、屏幕、幻灯机等，可以说，讲座的条件几乎都不具备，但善本部的同事们硬是凭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不计较个人利益，把讲座坚持了下来。贾双喜在父亲生病住院作手术期间，仍然坚持周六、日上班，为讲座录音，布置展板，摆放桌椅，

安装投影设备。你不用为讲座操心、张罗，到周五下班前，贾先生定会 and 典阅组的同志把椅子布置好。讲座地点原本没有台子，下面的观众看不到老师，于是贾先生托人做了个漂亮的台子。幻灯投影时，灯不能完全关掉，影响观看效果，贾先生就设法向馆里申请解决线路问题。讲座中的每一个小事，他都关注着，尽快解决。郑贤兰平时负责善本部和民语组的多项工作，十分辛苦，但周末总是到讲座上加班，录音，给老师结算费用。陈健从第一次讲座起，就担任了讲座的摄影工作，每次讲座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工作就好象是一块磁石，吸引他们为此付出。敦煌组受部里委托，承担两个系列讲座的设计、组织和具体工作。组员们在组长林世田的带领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从设计讲座、延请老师、接待读者、安全保卫，到讲座主持、点评，史睿、乌心怡、黎知谨等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史睿从接管讲座的主持起，就时时以精彩的画龙点睛式的评语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典籍与文化讲座也开始向更专业化、学术化的方向靠拢，更接近学科前沿。敦煌组成了讲座最大的付出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讲座还得到了其他组同事的支持，象程有庆、李际宁积极帮助延请老师，李晓明帮助提书、值班，金靖负责设计网页，甚至退了休的黄润华先生也帮助主持讲座……。讲座的顺利举办也是出版社、馆办、计财处、参考部、展览公司、全国共享工程办公室等部处友好协作的产物。所有馆长都有力支持了讲座，他们来善本部主持讲座，帮助解决设备。可以说，善本部的讲座是由众多同事辛勤汗水浇灌下盛开的鲜花。

1998年12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国家图书馆时，发出了“在全社会大兴勤奋学习之风”的号召，掀起了全民读书热潮。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在每年的12月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在2001年的全民读书月到来



时，典籍与文化讲座已成功举办26次。为把讲座办得更好，履行图书馆继续教育的职能，国家图书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社、讲座授课老师、部分读者，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了座谈会。各方人士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讲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专家、读者的肯定和鼓励，使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工作人员深受鼓舞。

到2002年8月11日，“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已经进行了50讲，讲座影响越来越大。在我们进行一年回望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我们在向专家、读者表示感谢的同时，还要对这个讲座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人和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